

石泓杂忆

为什么用“石 泓”作笔名呢？石头坚硬，宁碎不弯。又因自小痴迷于《石头记》，时间久了，也就对石头有了感情，所以用“石”。“泓”者，大水也，水深而广的意思，石硬而水柔，倒是真实地暗合了我个人的特点和性格弱点。“石泓”这个名字从大学时候就作为笔名，一直在用。后来网络发达了，就用作了我的网络名和微信名。2006 年我自己建立了个人网站，就叫《石泓之园》，作为自己的学习探索园地。

我的大学教育是在北京钢铁学院金属学系精密合金专业完成的。当年报考钢铁学院实属偶然。中学的时候我最钟爱的是物理，一直担任物理课代表，要是按我自己的意思，报考的第一志愿肯定是会是北大或者中科大。没想到我的身为老革命的姑母却命令我千万不要报什么北大、清华，第一志愿一定报北京工业学院，其它的学校都往后放，我只好遵命。北京工业学院的前身是中共于 1940 年建立的延安自然科学学院，姑母自然对它深有感情。

钢铁学院只是我的第三志愿，报它主要是受专业名称“特种冶金系精密合专业”（属于保密专业）的诱惑。“特种”+“精密”+“保密”，对于一个未曾踏入社会的 17 岁的青年该有多大吸引力！实际上，刚一入学，这个特种冶金系就取消了，精密合专业改归经金属学系，也不再保密了。现在看来，当时报考大学的为极其偶然的选择和纯属无知的胡闹，却从此决定了我此后人生的走向！

说实话，与中科大、北大这些院校比较起来，钢院历来是个相当“左”的地方，非常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对所谓反动学生的斗争也很严厉。记得同系的高温合金（13-67）有个叫查致远的同学，高高的个子、面目清秀、性格内向、沉默寡言，据说人很聪明，学习也好。但是文革时期，同班一位积极要求进步的女同学偷看了查致远的日记，发现了一些反动言论并向组织作了汇报（这种行为在当时被视为革命行动，是受到鼓励和表彰的。）于是查被打成了反动学生，受到反复批斗，后来他忍受不了折磨，以致在北京车站卧轨身亡。本来的一个有为的青年才俊，就这样失去了年轻的生命，想来至今仍觉唏嘘。

这远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记得在文革以前 1964 年前后的“清理思想”运动中，有几位高年级同学因为过不了关而跳楼自杀。清楚地记得一天早晨去上课，同行的一个同学指着一栋宿舍楼前的平地上一个碗口大小的坑说，“这就是跳楼时留下的。”57 年过去了，这个“碗口大小的坑”的形象依然有时在我的眼前清楚地映现，挥之不去。

学生者，学习生活之谓也，年纪轻轻、正在学习，即使因为幼稚无知，有些错误思想、言论、以致行为，学校也应该从爱护的角度出发，像慈母一样耐心地加以引导、指正。更何况有的出格的思想、言论其实还可能是正确的呢？怎么能那么轻率地就把年轻学子当成敌人，往死里整呢？这个钢院实在是太左了，想起来都有些后怕。

至于我自己呢？也是在 1964 年，《光明日报》的一个角落里登出了一条消息说，《商务印书馆》新出了一本《爱因斯坦传》的新书。我自初中以来就是爱因斯坦的超级粉丝，1960 年代北京图书馆里有关介绍他的书（大多还是 30、40 年代的旧书）都看遍了。现在出了专著，当然要买一本。跑遍了北京的大小书店也没买到，只好给《商务印书馆》去信购买。《商务印书馆》回函说“该书系内部发行，需凭单位介绍信说明系工作和学习需要而购买。”

于是就到金属学系办公室，但是费尽口舌也没开出介绍信来。不知怎的后来这事儿居然还闹到主管学生学习的柯俊副院长那里了。一天我应召来到柯俊副院长的办公室，本来心里还抱有很大期望，这位鼎鼎大名的金属相变专家肯定会给我开个介绍信的。结果呢，进到办公室以后，柯副院长先打量了我一会儿，然后客气地让我坐下，接着谆谆教导我说，“年轻学生喜欢读书是好事，但是更重要的是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能有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不用说，介绍信还是没开出来，我心里也还是不服气：“怎么想看看《爱因斯坦传》就成了‘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了？”想不通。

自那次见面的 14 年以后我同这位政治思想觉悟很高的柯俊副院长还有一次交集。那是文革后的 1978 年秋，我报考了钢铁学院王润教授的精密合金专业研究生并被录取，紧接着又被推荐参加了教育部的出国研究生外语考试。待考的外语语种有英语、俄语、日语、德语等几种。我居然不知天高地厚、胆大包天、十分冒险地选择自己没有受过正式教育和训练的英语参加了考试。

我高中和大学都是学的俄语，那八年里每天早晨上课前的一个多小时统统贡献给俄语了。虽然当时的学习成绩不错，但是到了 1978 年也都快忘光了。不过因为此前在太钢钢研所和天津冶研所做科研工作时翻译过不少日文的专业文献和专利，我那时的日语水平比英语略胜一筹。但是考虑到日语毕竟只是一个单一国家的语言，以后的应用很窄，故而决定冒险放弃，选择报考英语。没想到英语考试的结果出乎意料，我的笔试和口试都通过了，居然被录取为出国研究生！又是一个偶然的選擇和冒險的決定改變了我以後的人生！！

接着就有一个全体出国研究生听取柯俊副院长的讲话的报告會。在他的不短的报告中，柯俊副院长先是向大家表示祝贺，接着就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知道你们一个人出国留学所需要的费用是我们的一个贫、下中农多少年的劳动成果换来的吗？”接着他就掰着手指给我们详细算了一笔账，具体的结果已经不记得了，反正不是几百年就是几千年。我对这个结果感到震惊，心里想，为什么柯副院长不给个教育部打个报告，干脆取消全部出国留学的计划呢？

说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表明上世纪 60、70 年代的钢院在政治思想上是紧跟“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路线的。在这方面，最兢兢业业、出力最大的是高芸生院长。结果文革一来，造反派反倒一口咬定以高芸生为首的钢院党委忠实地执行了北京黑帮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那位基本不做工作的副书记林楠和挂名的副院长张文奇教授反倒成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代表了！真是岂有此理！！

我这个人是个天生的右派、保守派，心里觉得钢院和高芸生那一套很左，现在造反派倒说很右，显然是颠倒是非，很难接受。再加上运动开始不久高院长就自杀身亡了，觉得他死的太冤枉，忒同情他。于是两大派成立的之初就毅然决然地参加保高芸生、保院党委的“919 兵团”及其下属的“黄河纵队”。

我在“黄河纵队”的一项具体工作是写朗诵词。那时的集会都夹杂一些文艺节目，比较普遍的经常有诗朗诵，我就当了诗朗诵词的写手。至今仍然记得所写的一首朗诵词的开头是：

“东方
升起了
一轮红日，
又开始了
伟大祖国的
一个新的早晨。”

大致是马雅可夫斯基阶梯式的那样的格式，也不必强求押韵，只要读起来上口就行。

这种朗诵一般都有男、女俩人表演，每个人各读一小段，交替进行。最初的安排是由我担任男生部的朗诵，据说我的声音还可以。但是我自己觉得心理素质不好，一紧张就很容易忘词儿，于是建议另找人替我。结果找来了一个男同学，这人身材魁梧高大，比我还高一点儿，大概有一米八以上，方脸盘，中分头，面目白净，声音洪亮、高昂。他常穿白衬衣，朗诵的时候，可以明显地看见他胸部起伏，有时候朗诵到关键的所在，脚后跟都抬起来，显得更高大了。我对他的印象很深，至今他的音容笑貌还经常在我眼前浮现。

担任女生部的同学，中等身材、短发、园脸庞，脸色稍黑，常穿一身蓝制服。虽然她的声音特点至今记得，但是面目特征却没有印象了。第一天试念的时候地点在教师楼一楼朝南的一个大教室里。男同学先开始，声音激扬、洪亮，效果很好，大家都很满意。轮到女同学了，她一开口，大家都愣了。当时喏大的教室里连他们俩儿一共只

有五、六个人，空荡荡的，她的声音由于四周墙壁的回响，听起来格外震耳，而且带有金属的音质。“想不到小小的钢院还有这样的人才，可以进中央台了！”，我当时心里想。当时中央台的男一号是夏青，女一号是齐越。我们这位男一号的声音之洪亮并不逊色于夏青，而这位女一号挑战齐越、葛兰也是够格的。

50多年前的我性格极其内向，不善与人交往。同这两位同学一起工作了大概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平时相处也就是谈工作，大概只和那位男同学谈过一些古典诗词方面的额外话题，个人交往不多，甚至连他们的名字也都记不起来了。自从我1980年6月来到美国至今已经整整41个年头了。在这个自由化高度泛滥的国土上，我有了很大的改变，其中最主要的是我逐渐变得越来越外向，也越来越开朗、直来直去、口无遮拦、甚至相当强势了，与过去的我相比，简直盘如两人。

随着年零的增长，越来越经常地回忆起过去的青春年华。普希金说“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变成亲切的回忆…”在“黄河纵队”度过的短暂时光，如今也已成了亲切的回忆。有时我不免会想，曾经在“黄河纵队”共事的两位同学，你们如今在哪里？不管你们在天涯还是海角，愿成功和好运永远追随你们！

流年似水，不知不觉地就步入了老年。从1968年开始工作，到2008自愿提前半退休，整整40年搞的都是磁性材料，冷冰冰的金属磁性材料，而对于人、人性、社会所知甚少。到了2008年，我突然领悟到，一世为人，却不懂得人到底是什么，那这辈子就等于白活了。于是就依然辞去了所有的工作，终止了我曾经钟爱的磁性材料的科研和教学，开始进行人文方面的补课。

那么现在，我要做什么？我现在要做的首先是对自己70多年的生活做一个严肃而认真的审视，要对每一个曾经给我帮助的人和那些曾经对我表示过善意的人表示由衷的感谢，更要对由于自己年轻时的无知和偏见而可能伤害过的人表示深切的歉意。最后，要对所有曾经出现在我生命中的好人（哪怕只是擦肩而过的）表示最衷心的祝愿。祝好人一生平安！！！这一方面的工作在我2017年大病之后又奇迹般地康复之后就已经展开，现在已经接近尾声。

接着，我要继续我的人文学科的补课进程，除了自己继续深化学习之外，还要在网络的虚拟空间寻觅志同道合的灵魂之友共同探讨人生中的重大课题，以期通过交流对生命的规律和意义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瞭解。

那么，我所期待的网络灵魂之友们应当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首先，虽然要探讨的主要是人文问题，但是他们最好具有自然科学的方法训练，他们相信人们可以通过理性和科学认识客观世界，同时又不拘泥于已有的科学结论，因为现代的科学方法只是成功地开启了人类认识世界的一扇大门而并没有关闭其它可能的途径。他们笃信，凡是还没有被理性和科学普遍证实了一切都不能被当作真理为我们所接受，无论它的头上戴着多么耀眼的光环。

其次，他们具有大胆而严肃地对待生活的出发点，他们热爱生活，视追求真、善、美为人生第一要务。他们热爱生活、热爱文学、热爱音乐、热爱艺术，热爱人类创造出来的一切美好的精神食粮。他们曾经或者至今仍然痴迷于《石头记》，或者《聊斋志异》，或者《约翰-克里斯托夫》，或者《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或者《贵族之家》，或者《马丁-伊登》，或者任何其它有价值的作品…他们听到一段贝多芬的音符，或者读到一段罗曼-罗兰的文字，就会热泪盈眶，灵魂为之颤抖，全然忘却了自身的存在…

他们执着地探求生命和人类的起源，文明的发展进程，思索什么是社会的公平正义，什么是将来更加理性也更加理想的社会结构…

他们今天或许已经年逾古稀，但是却仍然怀有一颗孩童般的赤子之心，热心地探求未知世界，总是希望每天能够多学一点儿新东西，更希望自己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成为更好一点儿的人…

不期待有上述面面俱到的人，只有一方面的素质，足矣！更不祈求和我的见解都一致的人，见解各异，通过讨论才能取得进步，林黛玉都说，“须是讨论，方能长进。”嘛！

随想随写，已经很长了，最后引用我在《石泓之园》的几句话作为对我至今生命的一个总结和本文的结尾。

我看见过、听见过、生活过，
历经了逆境的磨难和顺境的欣喜。
曾经满怀对生活的美好幻想，
也曾艺术和科学的辉煌殿堂
体味过人世间至上的瑰美，
和俯视宇宙中万物的真理。
由此感受到生命中的极乐，
知足、知命，无怨、无悔。
学习、思考、探求，
生命不息，探求不止。

石 泓，2021 年 5 月 28 日，乔治亚州，布拉斯尔敦